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東坡全集卷六十六

宋 蘇軾 撰

奏議九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

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

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

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瀘渝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

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

女童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饈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之内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廪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横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

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歳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

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鋭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

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

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

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忌賢就戮嫡庶並爭不

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

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强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强其國内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擄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簒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

將帥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壊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内自相疑者人情不逺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綦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

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擄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

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泊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泊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肎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

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至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新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

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儌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

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
至

代李宗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右臣伏見自来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
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奸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
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
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
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

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黄巢寃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懐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别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

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為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

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擢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

於朝異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羡慕向進革其亂心而
宰相崔植杜元頴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
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
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
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
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
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
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

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名而勸奬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酧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酧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别設此科

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名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代呂申公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

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

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强兵革

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

受之説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説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恵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歴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奸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註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寛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

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

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

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踈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

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

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

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

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摧易

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

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

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絶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凛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

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
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
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東坡全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六十七

宋 蘇軾 撰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

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麄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涘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携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

不仰酬至恩盖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慚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

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懐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懐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奬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勑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籠免疎虞特賜奬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實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録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黄河决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

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
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災歴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
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宫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
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
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来衆言廣大孝以
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
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
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

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凛孤城之若塊迨兹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兹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

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邪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

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黄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祗服訓辭惟

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名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螻蟻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

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没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

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

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玆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寛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為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

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

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絶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録開其𢥞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宫而修典型百廢具興多士

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甚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

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黄州風

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
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
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顔忍恥干求於
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
興縣乞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
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
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
廷降敕奬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構捕凶黨致

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覊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集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

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秖

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没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營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浙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

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容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

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羡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為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内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兹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為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惷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

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顧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所有告身不敢祗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狷賦

命竒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册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来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名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欲自勉强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躐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惑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户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内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為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

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
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
還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
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
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
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
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

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具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良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

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劒以長號分譬頽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不試而用於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歎求哲人以遺

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逮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

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効所

有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日酉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

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

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

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

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

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又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絶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名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

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
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
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
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
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若驚伏念臣經術空踈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遭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遠辱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縉紳此

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録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騏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兹寵

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畒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惷愚不學已分鵜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踈豈宜塵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聖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酧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

以授能者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顔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羣臣之可望非張禹寛中之篤學寂量懐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

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僞

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

而寡過故兹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麄辨有

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

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

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

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麄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承日之清閒未知所報畢徹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宫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金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焕乎奎璧之文喜溢心顔光生懐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縁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牀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

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

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
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
無任

東坡全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東坡全集卷六十八

宋 蘇軾 撰

表狀四十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實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隷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

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復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隮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為懼有靦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讒釁之溢故求閒散以避災迍豈謂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

委任宫師本不分於中外致兹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閒而得劇雖云稍逺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復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打質解驂之賜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兹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念臣少而拙訥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網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袵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

鑾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恵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兹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務報恩勤永惟廏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

以副上心臣無任

箚記二首

臣軾言隷職宸居承流閫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耆遇

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為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凛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竒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抗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榮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

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晩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顔章顔益二人上章符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縁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

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獘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

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

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東流藩

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姒道

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脩累聖之文會慶吉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既欣溴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歷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歷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内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

農蒙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明
憲古睿哲先天歴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己葢禹
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嵗首
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歴日一卷
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
常先時不失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寜之詔致其惻怛之

誠習見頌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
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
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
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
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
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勲

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於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琛觴嘉與海隅之人同慶華封之祝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勑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

昏暗左臂不仁堅辭禁林得請便郡庶緣静退少養衰殘二年於兹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强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别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强不前兼竊覩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凡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迴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霈若雷雨豈臣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遞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

到揚州迤邐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冐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第三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迴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為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

王洙故事迴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怵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閤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强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强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

心逡巡力辭盖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録奏聞謹奏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名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内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

之密北廳東閤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
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
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
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閒散
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葢伏
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
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
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

録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忠失之心臣無任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名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内

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覩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寛饒之狂察臣拘摩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紫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己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偶賢故損殿庫之儲以廣英雄之彀致兹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

稱於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馭之頌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鏤錫金軛示有馳驅之勞寶帶鞶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顔

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
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己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寛於
馭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
惟德其物永覲不易之言思馬斯徂更屬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閫寄
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駑材之所稱此盖伏遇皇
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

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比蓋伏遇太皇太后坤載沈潛母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鑛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分

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於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為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於狷

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不淬勵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

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葢所居閒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為宜而況講讀之司惟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為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為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熇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逢時多暇竊禄安居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臣等無任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鋭而晝惰恩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內恕

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頴州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頴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踈愚自省慙悚交幷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糜

於廩禄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
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八
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可謂光榮雖
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不移
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

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竒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為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茍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頽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懼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壯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内灼服寵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羣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謡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揣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温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怍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縁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虚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儉

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
心忠邪自辨致兹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
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
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
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
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

汝頴為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實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兹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名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上清儲祥宮成賀德音表二首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為和氣坐致豐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為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已為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辯天下之養畢宮何陋大練為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為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

非其罪用手大號以達惠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朂父老之歡謡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宫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音

下霈過故盡除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或秘祝以蘄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况丈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已禹勤積德之宫以文章為藻飾庇民之厦以仁義為基扃眷撲斵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祼不獲

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來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寛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為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為高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内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

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横經問

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
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
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
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
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
溢臣工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學校太平之文

而以得士為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鵶音之革中脩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歷日表二首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燮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祗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

洫之脩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緜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東坡全集卷六十八